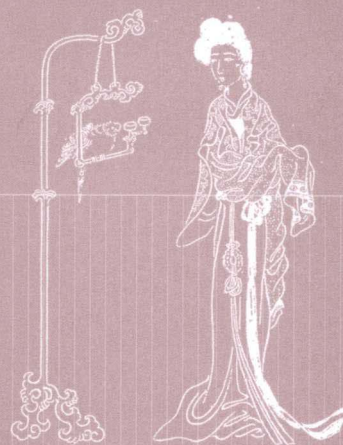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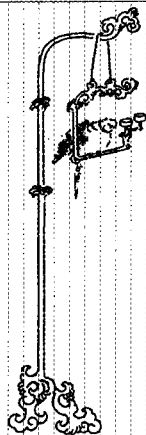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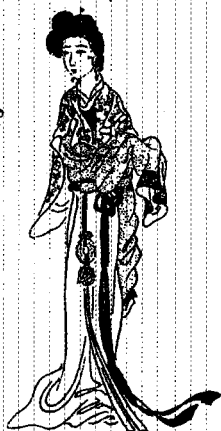


明
归
锄
子
著

红楼梦

补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楼梦补 / (清) 归锄子著 ; 沙文点校.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506-0939-6

I. ①红… II. ①归… ②沙…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855号

- | | |
|-------|---|
| 书 名 | 红楼梦补 |
| 著 者 | (清) 归锄子 著 沙文 点校 |
| 责任编辑 | 王 剑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集团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团网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 210038 |
| 开 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印 张 | 13.625 |
| 字 数 | 366千字 |
| 版 次 |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0939-6 |
| 定 价 | 2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68037411) |

出版说明

清人得與在《京都竹枝词》中曾经说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真是一语道尽了乾嘉时期读《红楼梦》之盛况。梦痴学人《梦痴说梦》所说的“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固然是夸张了，但是《红楼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也因此，《红楼梦》的续书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体系。据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载，《红楼梦》续书多达 32 种。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云：“在前辈学者辛勤钩沉、搜集的基础上，荟萃诸家著录，并尽可能将散见各处的零星资料、口碑传闻加以汇集甄别，统计清代以降迄至民国并延伸到现当代的《红楼梦》续书，竟逾百种。”如：《后红楼梦》、《绮楼重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圆梦》、《红楼真梦》、《红楼梦影》、《红楼幻梦》……等等，直到现在，不是还有续书么？《红楼梦》堪称中国小说续书数量之最。

第一部《红楼梦》续书面世后，续书就为人所议，毁誉相兼，但毁多誉少。坦率地说，天下所有续书与原著相比，都有“续貂”或“蛇足”之嫌。但是为何《红楼梦》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续书，这就有其另外的社会、文化的原因了。

在这么多的续书中，《红楼梦补》公认是比较出色的一部，红学家吴克岐等人认为“翻案诸作，此为第一”。此书为清代归锄子所著。归锄子姓甚名谁，出自何方，生平怎样，一概不知。仅能依据该书和书中自序判定他是生活在清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曾经在塞外从军作幕。

这部小说从《红楼梦》第九十七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薛宝钗出阁成大礼”补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处处照应，以后则各写各

事”。诸人之性格个性均有所改变，故事情节也跌宕多姿。此书虽然写了大团圆的结局，但细品之下，缺憾依旧，离恨天并没有真的补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这些续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就从这点而言，此书是颇得《红楼》神韵的。

《红楼梦补》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后又有道光十三年(1833)藤花榭刊本，光绪二年(1876)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本，光绪二十五年上海镕金阁石印本等。本书在点校时，以嘉庆刊本为底本，参校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本。书中明显的错字径改。有极个别的补字，则用()标出，以免引起阅读歧义，如第三十六回，“湘云就把这幅照交与宝玉，(宝玉)看了笑道……”下面的话为宝玉所说，故而加上(宝玉)二字。书中有一些人名、地名和原书相异，依原书改正，以保持阅读的连续性，如栊翠庵的“栊”，底本作“拢”；蘅芜院的“院”，底本做“苑”，均不一一出校记。

序

稗官者流卮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窃谓无能重续者，不图归锄子复有此洋洋洒洒四十八回之作也。

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止于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谁何伧父续成者也。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不知伧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别有肺肠，令人见之欲呕。

归锄子乃从新旧接续之处，截断横流，独出机杼，结撰此书，以快读者之心，以悦读者之目。余因之而重有感矣！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荣府群艳，以王夫人为主，乃王夫人意中，则以宝钗为淑女，而袭人为良婢也。然宝钗有先奸后娶之讥，袭人首导宝玉以淫，是淑者不淑，而良者不良。譬诸人主，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与宝玉有私，而晴雯以妖媚惑主；乃黛玉临终有我身干净之言，晴雯临终有悔不当初之语，是私固无私，惑亦未惑。譬诸人臣，所谓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也。归锄子有感于此，故为之雪其冤，而补其阙，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晴雯左右辅弼，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斯真炼石补天之妙手也！其他如香菱，如鸳鸯，如玉钏，如小红，如万儿，如龄官，一切实命不犹之人，慈悲普度，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此元人所云：“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即圣贤所云：“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者也。”前书事事缺陷，此书事事圆满，快心悦目，孰有过于此乎！

叙 略

一、传奇之续，无不自卷终后，再开生面，未有将前书截弃者。然续传明翻前事，亦尽属子虚乌有之谈，则与其勉强凑合，毋宁直截了当，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阅者幸勿哂其荒谬。

一、此书写黛玉回生，直接前书九十七回，自黛玉离魂之后写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处处照应，以后则各写各事。如贾母、王熙凤、鸳鸯、赵姨娘诸人，书中照常列叙。

一、院宇房屋及大观园台榭、山坡、汀桥、路径，逐一跟照前书，叙写并无舛错。

一、此书写荣国府亲族、门客、仆婢等，皆系前书所有之人。故黛玉之婢无氏，叔与弟无名，以名似有若无，不添蛇足。

一、前书写屋宇之轩昂，陈设之富有，服饰之华丽，器具之美备，肴饌之精工，以及下人伺候之规矩整肃，铺张笔墨，已尽致极妍。此书不过约略其词，不事重复，以避数见不鲜。

一、此书首回写警幻仙议补离恨天，则前书未了情缘，自必一一补之。而宝玉又推己及人，如小红、万儿、龄官诸人，俾得各如所愿。至死于前书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钏、尤三姐、司棋等人，不能尽今回生，只可礼忏超度，以酬死者，归结前书而已。

一、林黛玉系书中之主，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钗册，全为黛玉起见。自必筹及所以位置之处，使扬眉吐气，一雪前书中之愤恨。惟专顾主而不顾宾，终留缺陷，非补之之意也。故十二钗册既改，而宝钗不死，不足以快人心；宝钗死而不生，亦不足以快人心。

一、晴雯系死于前书七十七回中，尸腐已久，若写作与黛玉先后回生，或亦如宝钗之借体，未免印板文字，故书中有补叙一段。

红楼梦补序

月如无恨，月自常圆；天若有情，天应终老。试看山中白骨，一梦如斯；无非镜里红颜，三生莫问。如《石头记》传奇，演红楼之歌曲，即色皆空；惊黑海之波涛，回头是岸。绛珠还泪，谁怜泪眼之枯；顽石多情，终负情天之债。忆雯、鹃而饮恨，涕蜡流干；代宝、黛以衔悲，唾壶击碎。然而王嫱归汉，不埋塞外之香；荀粲齐眉，尚剩奁间之粉。借生花之管，何妨旧事翻新；架嘘气之楼，许起陈人话旧。此“后”、“续”两书所以复作也。但如宾岂有并尊，抑后来更难居上。屈我潇湘之位，尚费推敲；让人金玉之缘，终留缺陷。且也太君已逝，未观合卺以承欢；伯姊云亡，莫试如簧之故智。吁！其甚矣，憾如之何？于焉技痒续貂，情殷附骥。翻灵河之案，须教玉去金来；雪孽海之冤，直欲黛先钗后。宜家宜室，奉寿考于百年；使诈使贪，转炎凉于一瞬。大观园里，多开如意之花；荣国府中，咸享太平之福。与其另营结构，何如曲就剪裁，操独运之斧斤；移花接木，填尽头之丘壑。转路回峰，换他结局收场；笑当破涕，芟尽伤心恨事。创亦仍因云尔。

嘉庆己卯，重阳前三日。归锄子序于三时定羌幕斋。

目 录

第 一 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1
第 二 回	识病源瞒生施巧计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11
第 三 回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19
第 四 回	会芳园剧饮饯长行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27
第 五 回	撰祭文痴心人悼亡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35
第 六 回	怡红子泣黛感残春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44
第 七 回	巫峡残云对姊唤妹	芸房幻梦兆吉疑凶	 53
第 八 回	棘院寻郎惊心冤孽	画堂演剧指证仙圆	 61
第 九 回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试凡心夙缘还宝玉	 71
第 十 回	叩仙坛乩盘藏隐语	遁禅门蠢婢露真言	 81
第 十 一 回	痛郎削发泼药轻生	忆主伤心拥衾叙话	 89
第 十 二 回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呼宝玉切齿类顰卿	 96
第 十 三 回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104
第 十 四 回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112
第 十 五 回	酆都府冤魂缠熙凤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120
第 十 六 回	夜守空房老姬疑怪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128
第 十 七 回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136
第 十 八 回	下广陵凤姐愿为媒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144
第 十 九 回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152
第 二 十 回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160
第二十一回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赏锡奇珍恩颁北阙	 168
第二十二回	清虚观仙词留粉壁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176

目 录

第二十三回	寻花公子属意还珠	扫墓佳人痛心泪草		184
第二十四回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193
第二十五回	金殿传胪荣膺旷典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202
第二十六回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213
第二十七回	贮金屋娇婢会幺弦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221
第二十八回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因金恤玉樛木恩深		230
第二十九回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238
第三十回	领白镵陡成新富户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246
第三十一回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还诗集絮词盘侍女		254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传家有道薄利轻财		263
第三十三回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271
第三十四回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279
第三十五回	庆蒲觞芳洲观竞渡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287
第三十六回	慈姨妈三更梦爱女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295
第三十七回	送旧衣嗔查红绡袄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305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袭婉语劝晴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314
第三十九回	恩偿夙愿追忆画蔷	缘了前生重谐卜凤		323
第四十回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博欢笑村姬陪戏宴		331
第四十一回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340
第四十二回	还原璧疑破金锁案	嘲颦卿戏编竹枝词		349
第四十三回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358
第四十四回	辞水月伴居栊翠庵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367
第四十五回	朱砂痣甄母认娇儿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377
第四十六回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抱锦裯分房还故宠		388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登高阁赏梅重结社		401
第四十八回	过除夕了结绶珠缘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418

第一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归锄子告于友曰：“《红楼梦》一书写宝、黛二人之情，真是钻心呕血，绘影镂空。还泪之说，林黛玉承睫方干，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泪！阅者为作者所愚，一至于此。余欲再叙数十回，使死者生之，离者合之，以释所憾。”友曰：“已有《后红楼》、《续红楼》矣，不能扫弃陈言，独标新格。”归锄子曰：“《后》、《续》两书，各有所长。然宝、黛卒合，不从自己构思设想，濡墨蘸笔而来，于心终未释然。”

是年馆塞北，其地环境皆山。一日，灯炮酒阑后，梦入一山。高峰之下，卧一大石，五色晶莹，明霞四照。见石上迸出两股泉水，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归锄子曰：“石兄，有何冤牵遗憾，在此垂泪？”那石头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无稽崖，峰为青埂峰。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入世为通灵宝玉。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千百年抱恨未平，泪眼阅人。君非太上忘情者，盍为我一试炼石手？”归锄子曰：“一介凡夫，奚克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案。但借足下管城子，将《红楼梦》截去后二十回，补其缺陷，使天下后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我无遗憾矣。”言毕，砅然有声，梦亦惊醒。窗外适坠一石，大如鸡卵，有彩色，甚异之。

于是，不避雷同。

且说，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遇见傻大姐，告以宝玉娶宝钗一事，顿时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回到潇湘馆，焚巾切齿，恨不欲生。挨到气绝的时候，一缕香魂离了躯壳。才出潇湘馆，见一侍鬟含笑迎上道：“姑娘出来了，我来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认，想了一想道：“你可不是金钊姐姐吗？”黛玉此时

第一回

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里的人，投井死过的了，也不想家在那里，跟着金钏只顾向前行走。但闻耳畔风声，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停了一会，风静神宁，抬头见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宫殿巍峨，辉煌金碧，迥非人间屋宇，便向金钏道：“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引到只个地场来，别走错了路了。”金钏笑道：“我没有走错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黛玉听说，定神细想，原有些像从前走过的所在。正在沉凝，已至牌坊底下。见上面横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旁柱上还有对联。正要看来时，只听金钏说道：“姑娘，你瞧有人来迎你呢，快走几步罢。”说着，见两个宫妆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并不搭话，只和金钏说道：“仙子吩咐，请到绛珠宫相见。”当下回身引路，金钏扶着黛玉，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但见瑶台西峙，碧水东流，玉宇迢迢，青成缥缈。又听得远远的鸾鸣鹤唳，心境顿清。

一路观看，到了宫门，朱扉双掩，两个女子也不住步。绕过东首，又是一座宫院，虽不比那一座轩昂，也觉规模整肃。从正门进内，入了仪门，两旁古松老柏、瑶树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宫门，环衔金兽。右首侧门内，又有两个宫女站立，见了黛玉进来，便回身去。不多时，只听得“咿呀”一声，宫门开处，有两对手执彩旄的引道，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黛玉举目细睨，似曾见惯一般，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姊妹。髻簪太真晨婴之冠，足履玄凤橘文之舄，汉仪镇服，玉佩垂裳，文彩飘扬，形容肃穆。似欲下阶相迎，黛玉趋步拾级而上。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绛珠别来未久，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说着，携手同行，迤迳绕栏，曲折而前。

进了月洞门，觉一股幽香扑鼻吹来，比岩桂而尤芳，仿湘兰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方方花台，四围白玉栏杆，中间不植杂卉，只有三尺余长一棵芝草，迎风摇曳，韵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那棵芝草道：“你的灵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叙话之间，款步上阶。侍女们拽起珠帘，进内施礼让坐。仙子道：“我到此间本(不)应僭坐，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不必谦让。”于是黛玉坐了客位。见室中雕饰精工，铺陈华丽，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两旁金钩挂起，中设公座，心内踌躇未定。早

有侍女献茶，黛玉接杯，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精光四射，才一沾唇，便觉香沁肺腑。那仙子道：“此茶乃在放春山遗香洞外采斲忿花与忘忧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还法炼成，异于千红一窟，正与你对症的。”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职司，我在此兼摄。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未将离恨天补完，留了一石。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再无神手可完。女娲氏未竣之工，致此石化为神瑛，时在灵河岸走动，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早就注定册上，铁案难移。若论你夙债已偿，我兼摄之职本该就此交替，谁想你忘却本来，误入‘痴情司’里，未免太苦了。况且你为酬报灌溉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桩恨事，不是酬恩，竟是报怨了。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再三参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绛珠此去，但请宽怀。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泪流充溢地方，填起宝来，适符合布祗园区数。每区可计万金，知照福德财神，遣差护持移运看守，将来一并交完。使者如此答报，可谓美满前程，再无遗恨，算与你筹画尽情的了。”黛玉听说，茫无头绪。一面警幻仙子复又传了“薄命司”里的人来，指授黛玉算法。不多时，见金钏走近前来回道：“是时候了，请绛珠仙子起身罢。”那仙子便道：“后会有期，绛珠请回，不便久留。”说着，一齐站起，送至宫门外，嘱金钏引回。

一时，仍依原路行走。金钏向黛玉道：“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并无依靠，只有妹妹玉钏儿，底下要姑娘照应。”话未完，霎时回到潇湘馆。

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想起平日姊妹情分，又瞧这样光景，大哭一场。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与李妈妈、小丫头们哭的哭，嚷的嚷，乱了一回。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书，先自回去了。

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说道：“你瞧紫鹃，竟像要哭死的了，去劝劝他是正经。”李妈答道：“何曾没有劝他呢，他总不理，也没法儿。”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瞌睡，又道：“他

第一回

们熬了这一夜，是靠不住的，还得你留点神，说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李妈道：“何尝不是呢！我奶了姑娘一场，白落了个空。”说着，便抽抽噎噎的哭起来。李纨道：“原是我的话不留神，倒伤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别哭罢，里头也去瞧瞧，我要回去走一趟呢。”李纨正要出门，只听那边屋子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紫鹃姊姊。李纨回身转来，径到紫鹃屋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李妈也赶了过来，同小丫头们唤了他一会，渐渐苏醒。李纨吩咐了雪雁、春纤几句话，然后回到稻香村。

兰哥儿瞧着李纨道：“妈妈像夜儿没有睡觉呢。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他呢？”李纨忙喝道：“胡说！这是那里听了混帐老婆子的话，仔细太太听见了捶你。”说着，便进里边和衣躺着。贾兰一个人吃了饭，自去上学。

不多时，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忙忙赶来请李纨，说：“紫鹃姊姊也死了。”李纨只得起身，胡乱洗了洗脸，赶到潇湘馆。先进紫鹃屋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李纨走近炕沿，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把手摸了摸说：“手是冰冷的，气还没有绝。”正要和春纤讲话，见小丫头进来说：“林大娘请大奶奶呢。”李纨出来，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这件东西，八下里找个难，听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冯大爷去转了个弯子才让给咱们的。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东西再没得说的。太太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心里也过得去。现在外面漆了一糙，赶着把里子托出来，晚上就有了。”李纨道：“既是这么着，很好。这会儿还得再去弄一个。”林之孝家的听了，怔怔的瞅着李纨。李纨道：“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像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儿走的了。”林家的道：“昨日见他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他，我还碰了他一个钉子，忽然又怎么了？”李纨拭泪道：“他伤心林姑娘，晕了过去，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鹃果然是这样，早就该退送他出去，不过赏给他家里几两银子，是有旧例的。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裹买棺材的事。”正说着，探春走来听见，问起缘由，便向林家的道：“为了林姑娘的事，这里几个人都闹得心慌意乱的，谁还留心到紫鹃身上去！人已死了，难道

把一个死人推了出去？说不得旧例新例，只可听大奶奶的吩咐，差不多的再买一口来，叫他亲人进来看一看，胡弄局儿收拾了他，往园子后门抬了出去就是了。消停几天，那边去回一声也使得。”林家的听了探春这一番话，再不敢驳回，只得应了一声“是”。

忽听得里间老婆子、小丫头们直声惊喊，春纤吓得脸上失色，跑到外边告诉道：“刚才见姑娘的手动呢。”雪雁正在院子里晾手帕子，忙赶进来道：“别姑娘活了。”李纨道：“一个痴的，一个又成傻的了。当真你们留心，别有猫儿跳动。”众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李妈道：“姑娘是我奶过的，怕什么！”说着，要过去瞧看。才走了两步，见黛玉的手又是一动，由不得喊声“啊哟”，栽倒地上。探春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众人上去。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惯的人，心上关切，便不害怕，挡前走近床边，细瞧黛玉口鼻间微有气息，脸上神色亦转了过来。便用手去胸前一摸，微觉温和，连忙过来叫大奶奶、三姑娘道：“你们不信，当真姑娘已有了气，身上也温暖起来了。”李纨、探春忙进来瞧着，向雪雁道：“有现成参汤快端来，给你姑娘灌下。”雪雁忙寻着前儿用剩的半盏，倒在银吊子里头，亲自拿到外边风炉上暖好，倾在茶杯里，端到黛玉身边，把杯子递给春纤，就向杯中超了一小匙，灌在黛玉口内，尚未能全受。李纨站在旁边，轻轻说道：“蠢丫头，你把姑娘略略搀起些，那么才好灌呢。”雪雁忙叫小丫头找块手帕子来，接过与黛玉围住两腮，把左手衬入项颈，略略扶起，将参汤慢慢灌下。见黛玉双眼微开，轻轻的喊了一声：“啊哟！我走得乏了。”众人都说：“回过来了。”李纨便叫李妈和雪雁两个人把黛玉的装裹宽卸，仍换了随常用的被褥，叫他们都静静的等林姑娘养养神。当下点起安神香，一面端整汤水，小心伺候。

再说紫鹃伤心昏晕，一魂出壳，渺渺茫茫，似无去路，只在沁芳桥、怡红院一带回绕。那时金钏送回黛玉来，见了紫鹃问道：“妹妹要往那里去？”紫鹃应道：“我找姑娘呢。”金钏道：“林姑娘在他自己屋里，你快回去罢。”紫鹃还要问话，被金钏一把拉在潇湘馆门首，笑道：“又送回来一个。”顺手把紫鹃一推，跌进院门。魂复归舍，苏醒过来。小丫头报知，李纨、探春过去看明，叮嘱小丫头们用心照应，

又叫人去告诉了林之孝家的话，同探春出了潇湘馆。李纨自回稻香村去。

探春到了秋爽斋，不多一会，见小红同了侍书跑得喘吁吁的赶来说道：“老爷就要起身，二奶奶叫我来请姑娘。先到潇湘馆去问，他们说大奶奶同姑娘已经走了，就和侍书姊姊找到姑娘这里来的。老太太、太太都在宝二爷新屋子里，我还去请大奶奶呢。”说着，飞跑的走了。探春便换了衣服，带着侍书去送贾政。

讲到宝玉病根所起，数年来郁结于中，无可告语。前听凤姐说娶林妹妹的谎话，正似醍醐灌顶，心窍皆通，如何忘得了这句话。今拜堂后，把宝钗兜巾揭去，见不是黛玉，心里便幌了几幌，顿时如入梦境一般，忙向袭人盘问，袭人又是藏头露尾的话。宝玉越发疯傻起来，瞧着宝钗叫林妹妹，道：“你自瑶台月殿下来的，原非俗骨凡胎，也能变化。我知你要变了宝姊姊来试我的心，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快变过来罢。”凤姐在旁没法儿，只得上前劝慰。宝玉又哭着拉住他说：“要在你身上变还我一个林妹妹的。”凤姐见宝玉闹的利害，只得顺着他的意思，谎说道：“林妹妹是爱静的，你要那么混闹，他一辈子不肯变过来呢。宝兄弟你也乏了，快安安顿顿去睡一觉罢。”宝玉听了这话，便不言语。袭人等服侍他睡下，贾母、王夫人各自回去安歇。

到了次日，贾政因除授江西粮道，凭限紧迫，请训后，即于是日束装起程。知贾母在宝玉屋里，进来站在外间，请出贾母来叩辞，说了几句远离膝下，不能侍奉晨昏的话。贾母也叮咛了路途保重一番，便叫袭人扶宝玉出来，向贾政跪下磕了四个头。只是呆呆的跪着，袭人狠命搀扶他不起。贾政本想训饬宝玉几句话，因才完姻之后，又在病中，见贾母在此，只得缩住了口，便喝道：“你还不起来做什么？”宝玉道：“儿子有一句话怪不明白，要回老爷。”贾母见宝玉跪在地上多时，便道：“好孩子，你有什么话回你老子，快起来讲，别这样。”宝玉只得起身站立，定一定神，向贾政回道：“老爷给儿子娶的到底是林妹妹，是宝姊姊？若说娶的是宝姊姊，人家不该哄我说是林妹妹；若说娶的林妹妹，不该换了宝姊姊去。咱们上上下下的人，

都说娶的是林姑娘，如今来了宝姊妹，叫林妹妹知道了，便怎么样呢？”话未完，贾政一面听着，甚为骇异，——原来指鹿为马的诡计，里头只瞒着贾政——听宝玉之言，不像是疯话，其中必有缘故。便向王夫人道：“宝玉的话是怎么样的？你自然该知道这些。”王夫人一时无词可答，凤姐在旁急得脸涨通红。那时李纨、探春都到了，也捏了一把汗。贾母此时没法儿不出头，揽到自己身上道：“这话原是有因的。我先前喜欢林丫头大概同宝玉差不多，原起过这条心。想来宝玉这孩子，看光景也猜着我的意思。后来我瞧林丫头总是那么多病多灾，不像个享福寿的样儿，又冷了这个念头。凤丫头说起金玉姻缘，咱们去求了姨太太，一说就定了，是瞒着宝玉的。不知谁在他跟前错说了一句娶林丫头的话，如今在这里唠叨呢。”

贾政听了贾母这番话，心里很不受用，想老太太既然早有这个，甥女儿的性情品格很配得过宝玉，如今姨甥女呢也好，但不该闹出这些谣言来。又想起当年兄妹情分，他母亲只留得这一点血脉，虽然在此相依，也怪可怜的。意欲埋怨王夫人几句，因这件事有老太太在里头，且木已成舟，说也无用，只得按纳住了，便问道：“我听说天天请医生到园子里去给甥女儿瞧病，不知见些效没有？”王夫人正要开口，凤姐因贾政起程吉日，又恐听了伤心，把黛玉的凶信瞒住，便回道：“因是林妹妹的体气太弱，总是好几天病几天，现在上紧给他调治，不过是这么样呢。”贾政叹了一口气，拭了几点泪，便辞了贾母，又嘱咐王夫人几句话。王夫人同李纨、凤姐、探春等送了贾政出去。宝钗虽算新人，因是姨甥女，也随在探、惜姊妹队里。一面鸳鸯扶着贾母，自回房去。

宝玉屋里只剩得袭人、麝月、秋纹和小丫头们。袭人见宝玉此时有些清楚，便道：“小祖宗，刚才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呢！怎么你从来不敢在老爷跟前说话，今儿忽然这样胡说乱道起来，不怕老爷捶你？”宝玉听了生气道：“你还说我呢，刚才老爷驳我一个字回吗？我正要讨老爷一个示下，你们又拉了我进来。到底老爷说明白了没有，给我娶的是谁？”宝玉连问几声，袭人们总不回答。宝玉越发气急，死命拉着袭人要往园子里去瞧林妹妹。